

曾南丰全集

一
函十二册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十八

記 十三首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爲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旣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即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

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
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
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
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
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
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
謂之德正已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
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
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
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

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爲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既
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思之於此雖今之吏
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不有
蒙其澤者乎故予爲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
記

兜率院記

古者爲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
環帶裘不撫耒耨機盍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
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爲其所當然而
曰其法能爲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

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爲尤盛百里之縣爲其
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百十大抵穹墉與
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
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
百十飛竒鉤貨以病民民往往嘔呻而爲塗中瘠者以
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者蓋幾宮幾人
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
其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
藏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邪抑識不可然且固
存之耶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内外名爲宮者百八十

餘所兜率院在治之西 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修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黃庠所爲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齋宮宿廬庖湑之房布列兩序廡園囷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疏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噫子之法四方人奔走附集者衍衍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者獨介然於心而掇其尤切者爲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知己之享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諗其終何如焉

飲歸亭記

金溪尉汪君名邁爲尉之三月斥其四垣爲射亭旣成
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
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可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旣不
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韓德
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
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內洽
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
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
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閒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
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於

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興而戰禽攻取之黨奮則彊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尉之教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小然而旗旄鐃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乎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衛百姓其不幸殺越剽攻駭驚閭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蒙霧露蹈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

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
汪君之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吏以
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鬪而喜勝其是與夫治固不
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搢笏使士民
化姦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能
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之汲
汲於斯不忽乎任小其非所謂有志者邪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貲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
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

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其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叢第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波浪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

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曖曖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煙雲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覲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蓄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

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
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
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
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
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
爲之備祿山旣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
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
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

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
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
楊炎盧杞旣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
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
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
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
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
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
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
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

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與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

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旣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與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

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爲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爲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爲問可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爲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拂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

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
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強立不苟
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
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
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
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
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
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爲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
年爲今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祕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
權來爲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